

“持枪跃马经殊死 秉笔勤书记战程”

——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读《陈毅诗词集》(清样稿)感怀

胡国强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 重庆 合川 401572)

摘要: 陈毅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党和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陈毅同志亲身经历了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赣南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历程,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而且用他的诗歌把它记录了下来,使他的诗歌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诗史”。

关键词: 陈毅;诗词;“诗史”;艺术丰碑

陈毅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的领导人,同时又是著名的诗人。

为了纪念陈总九十周年诞辰,我主编的《陈毅诗词选注》(张爱萍同志写序,赵朴初同志题签)于1992年3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8月26日是陈总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我又在陈昊苏、陈丹淮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主编了《陈毅诗词赏析》,于2001年8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是为了缅怀陈总一生的光辉业绩,学习他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优秀品质,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也是为大家更好学习陈总大气磅礴的诗词提供一点参考。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陈总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非常高兴地读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将于2012年1月出版的《陈毅诗词集》(所

选诗词355篇)。我热爱陈总、敬佩陈总,我也喜欢他的诗词。陈总一生“坦荡昭日月,正声逆狂澜”,“诗词高格调,风流誉世间”。从陈总的诗词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他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对国家、对革命的炽热情怀,以及他个人艰难而辉煌的足迹。陈总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从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万里长征不计程,指津自有北辰星”(《送沈、张诸君赴延安》)。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是人心所向的北斗星,是扭转乾坤的擎天柱。陈总在他的诗词中,总是以真切而炽热的语言,来抒发他对人民领袖的深厚感情,讴歌毛泽东同志为党、为人民创立的不朽伟业。

陈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者之一。在20世纪的半个世纪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战功。他亲身经历了从“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赣南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到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这一整个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历程,他的大半生都是在硝烟弥漫的戎马生涯中度过的。陈总把自己的诗歌同火热的战斗生活结合起来。正如张茜同志所说的:“持枪跃马经殊死,

作者简介: 胡国强(1941—),男,四川荣经人,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德研究所所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重庆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秉笔勤书记战程”(《<陈毅诗词选集>编成题后二首》)。陈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革命战争题材的诗词。我们从这些战斗诗词里,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业的艰辛,看到他们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然后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进入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1928年12月,彭德怀同志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军声势更加浩大。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陈毅同志率领红军主力下了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扩大根据地。2月,于大柏地大获全胜,随之经葛坳突围至东固,与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合。《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一诗,描写的就是突破敌军重重包围,飞渡崇山峻岭的英勇战斗。“大军突敌围,关山渡若飞。”“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在《反攻下汀州龙岩》一诗中,陈总热情歌颂了红四军向闽西进军中红军战士昂扬振奋的乐观精神和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在《乐安宜黄道中闻捷》一诗中他又写道:“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敌围奇中奇”。陈总满怀激情讴歌了中央红军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方针,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围剿”战役的胜利情景。

从1934年10月送别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到1943年11月应召赴延安汇报工作,陈总一直在远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敌后从事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但是,虽有千山万水相隔,却从未隔断他热爱领袖之心;备尝风吹雨打、昼伏夜行之苦,更激起了他强烈思念党中央之情,“长夜无灯凝望眼”,“大军遥祝渡金沙”(《野营》)。“秦陇消息倩谁问”,“吾侪前线系安危”(《寄友》),在艰难困厄之际,陈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一心惦念的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八载睽离望关陕,五年风雨仗延安”(《送沈、张诸君赴延安》)。一个“望”字,一个“仗”字,把他思念和拥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感情,强烈地凸现出来。1943年冬,陈总应召赴延安。他心潮起

伏,思念、崇敬、激动、幸福,不禁纵情高歌:“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陈总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忠心耿耿:“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七大”开幕》)。在历史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长征中,陈总爱戴自己敬爱的领袖之情,矢志不移。回溯历史,他热情颂扬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论功业,空前古”(《枣园曲》);总结经验,他深情写道“乾坤扭转成新局,应识领导最精工”(《纪念宁沪解放十周年》);放眼大好形势,他放声高歌“红日指路不迷向,彩带金桥坚且强”(《过旭角》);面对国际上的反共、反华逆流,他以“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谁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冬夜杂咏·三峡》)的诗句,嘲弄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人,揭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必然规律;以“有人雄今古,游泳渡长江。云此得宽余,宇宙莽苍苍”(《冬夜杂咏·三峡》)的诗句,赞颂毛泽东同志不怕风吹浪打的无产阶级领袖的雄伟气魄,也表达了他自己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搏击风雨、夺取胜利的坚强决心。

陈总衷心爱戴人民领袖的感情,写在他的诗中,更体现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对此,毛泽东同志是深有感触的,他曾经由衷称赞:“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总的一生,很长时间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度过的。他那些在密林里、在马背上写成的诗词,那些溅着血迹、染着炮火硝烟的诗词,充分反映了他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陈总因负重伤,奉命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陈总自述,在坚持赣南游击战争的这三个年头,是他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是的,“野营人对雪光横”(《雪中野营闻警》),不能谓之不难;“天将午,饥肠响如鼓”(《赣南游击词》),不能谓之不苦;“满山抄,草木变枯焦”(《赣南游击词》)不能谓之不险。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怎样回答困苦、生死考验的呢?“莫怨嗟,稳脚度年华”(《赣南游击词》),何等的沉着!“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赣南游击词》),何等的坚定!“冷食充肠消永昼,禁声打虱对山花”(《赣南游击词》),何等的风趣!“莫道浮云终蔽日,

严冬过尽绽春蕾”(《赠同志》),又是何等的乐观!如果说,在《赣南游击词》等诗篇中,陈总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已经得到了突出的展现,那么他那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则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气节和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1936年冬,陈总在梅山被围,因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在虑不得脱的九死一生之际,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在衣底留下了他那豪气凌云的“绝笔”诗,写下了他向党向人民的铮铮誓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此誓言的声调是多么高亢激越!意志是何等坚定刚强!真如空谷响雷,声震群山。这三首诗,都是以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悬想来构思意境的,但是,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却在这里得到了升华。陈总深深懂得:“断头”尽管是人生之大不幸事,但“要奋斗就会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革命者对牺牲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去冲向血雨腥风,去沐浴南国烽烟。陈总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壮怀激烈,虽死犹生,生要持枪跃马,为推翻反动统治者奋斗不息,即使一旦牺牲,化为鬼魂,还要高举革命大旗,踏平阴间阎罗的地府。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陈总不但自己要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还用“后死诸君多努力”的勉辞,寄希望于战友,期胜利于未来。而陈总一生奋斗追求的是:“人间遍种自由花”,共产主义放光华。这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是何等的动人心魄!《梅岭三章》绝不是普通的抒情诗,它是气冲霄汉、志贯长虹的壮丽诗篇,它是共产主义的宣誓词,它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这三首诗字字熠熠生辉,句句焕发光彩,充分表现了陈总为革命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反映了他誓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共产党人誓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还表现了陈总憧憬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崇高理想和对革命战友继续战斗完成革命未竟事业的殷切期望。

“革命重坚定”,陈总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植根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投身革命即为家”,他从踏上革命的征途起,就把个人和革命融为一体,以革命为唯一的职责,以共产主义为唯一的奋斗目标。陈总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赣南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当时仅剩下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本《列宁主义问题》,书已被同志们翻烂了,但陈总和大家视为珍宝,仍是反复学习,担心“落伍实堪悲。”他坚信:“物到极时终必反,天翻地覆五洲红”(《三十五岁生日寄怀》),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深深懂得:“创业艰难百战多”,革命的胜利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但是,“应知天定由人定”,有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会“日月重光世运开”,“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总紧密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真是水乳交融,鱼水难分。在赣南游击战争时期,敌人封锁,一粒米、一根线都不准运进山内,但陈总领导的游击队却坚持了三年。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就是由于军民之间有着鱼水关系。对此,陈总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记。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赣南游击词》)这不是用笔轻易写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换取来的真实、诚挚的感受。

我们还看到了陈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卫岗初战》、《车过兴国老营盘》、《莱芜大捷》、《孟良崮战役》、《记淮海前线见闻》等雄伟诗词,这些诗词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当年金戈铁马的革命战斗生活。陈总“弯弓射日”,跃马江南;“八载干戈”,等闲度过。多少次“大战当年血海翻”,又多少次“脱手斩得小楼兰”,日本帝国主义终于被战胜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莱芜大捷》),“华东战局看神变,陕北军机运妙韬”(《孟良崮战役》),“前线争立功”、“杀敌气如虹”、“共打蒋独裁”。(《记淮海前线见闻》),更奏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凯歌。《赣南游击词》中所向往的祖国自由之花,到这时终于遍野开放了。可以说,陈总的诗词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诗史,是共产党人浩然正气的凯旋之歌。如同陈总的革命

功勋一样将要彪炳于党史上一样,他的诗词也将进入中国革命文学的宝库,红过西山红叶,发出夺目光辉。

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陈总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他实践了自己的“永矢贯初衷”(《哭彭雪枫同志》)的诺言,紧跟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继续革命。

陈总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勇于解剖自己,他生平最恨的是那些大搞阴谋诡计的政治骗子。从战争年代起,他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写诗以自励”。也是就是在革命道路上前进一段后,他就写下自励的《感怀》或《寄怀》诗,总结经验教训,抒发革命情怀。

1954年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于这场斗争,陈总写了《感事书怀》(四首)。陈总在诗中告诫我们“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五古》)。“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满庭芳》)“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水调歌头·自叙》)。尤其是陈总给我们写出了教育意义深刻的《七古·手莫伸》: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这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这是革命者高风亮节、磊落胸怀的肺腑之言,也是对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的照妖镜。那些爱权位,嗜粉黛,喜拥戴,贪污腐化的腐败分子,不是都把手伸得长长的,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权吗?当他们向人民伸手之际,他们就使自己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了,历史的惩罚,必然会无情地落在他们头上,“成由谦逊败由奢”,这就是无情的历史教训。陈总不居功自傲,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我们的教育和启迪又是多么的及时和深刻啊!

1964年8月,陈总在“六十三岁满,六四即启

程”之时,抚今忆昔,写了一首《六十三岁生日述怀》:“……几次左与右,细节不必陈。中夜常自省,悔愧难自文。还是鼓勇气,改正再前行。”剖析自己,深处挖掘,而不是文过饰非。回顾过去,自称一个“跟队人”,没有一点自矜之意;闻过则喜,知过必改,淋漓痛快!陈总的“述怀”,述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磊落光明的胸怀,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在继续革命的征程上大步“前行”的壮怀。“随伴人民与党,幸得长期培育”,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他毫不居功自傲,而是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党;“念我数十年,庸碌愧声闻”,为党为人民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没有一点自满,而总是为自己贡献太少而惭愧;“营私以为羞”,“勤俭是吾宗”,为党为人民吃尽了千辛万苦,他不是想要酬答,而是切切告诫自己不要忘本,要永远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表现了他全心全意为革命而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的高尚情怀;“铲除旧制度,革命志勿休”,体现了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读了这些诗句有谁不被陈总这种披肝沥胆,不存一点芥蒂于胸中的精神所感动呢?他不但自己以晚节自励,并且谆谆教导下一代继续革命,这是陈总“我取红透底”精神的进一步体现。他在《示丹淮并告吴苏、小鲁、小珊》诗中告诫自己的儿女:“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先锋。”“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真是革命传统代代传,革命精神代代红。毛泽东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反对自由主义》)。我们的陈总,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题西山红叶》)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不只是陈总的诗词,而且是陈总本人,是一枚永不枯槁的红叶,将在我们的党史上永远闪耀着鲜红的光泽。

新中国诞生之后,陈总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坚定地执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外交路线,和周恩来同志一道,在国际舞台上,以他的雄

才大略，以他的独特魅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外交上的胜利，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也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六国之行》）。诗篇气势恢宏，感情澎湃。“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赠缅甸友人》），情切切，意切切，景情交融，千古绝唱。“无情未必真豪杰”（鲁迅：《答客诮》），爱友才是真丈夫。我们有这样的外交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怎能不朋友遍天下呢？

1960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工作上也出现严重失误，国际反华势力掀起了一股反华大合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鲁晓夫一伙挑起了一场大论战。在这“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时刻，陈总写下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冬夜杂咏·青松》）；“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冬夜杂咏·红梅》）陈总认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应是雪中的青松，冬天的红梅，敢于与风雪抗争。陈总的这几首诗，更隐含着启迪人生、昭示后世的哲理，生动地概括了他傲霜斗雪、正直刚强的战斗一生。展诵陈总的诗词，哲理的光华俯拾皆是。

古人云：“诗是心声。……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诗是心灵之火。这火能点燃、温暖、照亮人心。”常读陈总的诗，无疑是对美的陶

冶、智的培育、力的铸造。

“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郭沫若：《赠陈毅同志》）。陈总是中国现当代诗坛上著名的“将军诗人”、“元帅诗人”，他的诗词是其光辉一生的革命实践的记录，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史诗，是中国诗歌艺术宝库的珍品。我们要认真阅读《陈毅诗词集》，作一枚永不枯槁的红叶，在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 [1] 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8）.
- [2] 刘树发.陈毅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陈毅诗词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 [4] 胡国强.陈毅诗词选注[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5] 陈昊苏.陈毅诗词全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 [6] 胡国强.陈毅诗词赏析[M].华夏出版社.2001.
- [7] 陈毅诗词集（上、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